

许倬云 著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许倬云 著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 许倬云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6

ISBN 7-80225-072-2

I . 中... II . 许... III . 文化史—中国—古代—文集

IV . 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287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

许倬云 / 著

责任编辑：刘 刚

装帧设计：林 涛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960 × 1 130 1/32

印 张：4.625 字 数：87 千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 001~8 000

定 价：1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序

这本小书包含了两个部分：五篇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观察，是1987年6月下旬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讲演。另有四篇是1985年在清华大学的讲演，附属在沈君山兄所授的通识课程内，其内容则是讨论近代科学革命的背景及其未曾在中国发生的一些讨论。至于附录一篇，则是用突破与转化的观念，比较几个古代文明的发生，作为上述九篇的背景资料。

书中这几篇文字所论，大致反映我近两三年来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番省思。既是个人的观点，自是解释多于叙述及分析，也自然不能与别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每个史学工作者，隔几年有一番省思，至少有助于梳理自己的思路。再隔几年，我的观点必然又会有改变。因此，这一本小书也不过是一已心路历程的里程碑而已，称不上定论，更谈不到成

熟。只盼过几年之后，自己会有更为周全的诠释，代表另一阶段的了解。

中国历史，在岛内几乎是史学园地的全部，在岛外则是大天地中一个角落。其实，中国历史的时间长，史料也相当丰富，应当是比较历史学中主要参考组之一。可惜因为现代史学是由西方史学传统发展的，中国的历史至今仍只是汉学家耕耘的土地，还未引入现代史学的主流。岛内外的史学工作同仁，尚须共同努力，将中国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我自己愿为这个任务，尽绵薄之力，只盼同志日多，则中国历史可作为解释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依据。

最后，谨向李亦园、沈君山、杜正胜及清华大学毛校长致谢，没有他们的安排，我未必在此时作这一番省思。

许倬云

清华文史讲座缘起^{*}

李亦园

清华大学在 1984 年秋创设一个新的学院，称之为人文社会学院。这个学院的创立虽不敢说是要继承北平时代清华人文学术的光荣传统，但是其目标仍在拓展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使清华恢复成为一个完备综合大学的理想。三年来，清华在人文学领域一方面已设有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历史、语言学等系所，不久将来亦拟设立文学研究所，在文史方面之科系可说已略有规模，而教学与研究亦齐头并进，相辅发展。

清华校方对人文社会学术风气之提倡亦不遗余力，首先于 1984 年 6 月全校毕业典礼中，邀请余英时院士莅校作特别演讲，其后每学期均提出相当经费，配合“国家科学委员会”之资助，供文史各系所邀约极孚声望的学者来校担任

* 本书中提到的清华大学，均为台湾省的清华大学。——编者

讲座，发表系列演讲。担任讲座的诸先生，对清华特别厚爱，不是携讲稿来校，就是事后整理成篇，愿供清华出版为文史讲座。此一雅意，对清华人文社会学院师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自然不可能做到真如英时先生期望历史所同学“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的境界，但是总希望借他们提示的经验与方向，为学术拓展一个新园区。

历史研究所杜正胜所长为这一讲座的策划最费心力，又经他的接洽，联经出版公司刘国瑞总经理慨允刊行这一丛刊，谨向他们表示谢意；同时也要再次对过去以及将来支持这一讲座出版的学者，敬致谢忱。

1986年岁末写于新竹清华园

目 次

序	1
---------	---

上篇 社会与国家

第一讲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3
第二讲 农业经济	21
第三讲 国家形态	34
第四讲 思想方式	46
第五讲 转型期的发展	56

下篇 科学与工艺

第六讲 谈李约瑟之《中国科技文明史》	71
第七讲 1500—1700 年的科学革命	82
第八讲 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些问题	92
第九讲 未来科技世界中的新知识分子	103
附录 论雅斯贝斯枢轴时代的背景	113

上 篇

社会与国家

第一讲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第二讲 农业经济

第三讲 国家形态

第四讲 思想方式

第五讲 转型期的发展



第一讲

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我这一年多来所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想要从比较研究来看看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果不加比较，我们很难真正地看出自己与别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在中国研究的园地里，摸索学习也有好几十年了，往往发现在中国史范围内，自己觉得天下之大只有中国，到外面一看，别处史家治史时，却是天下之大没有中国，这种偏差，是长期积弊所造成的。汉学在中国学术圈里是门显学，但在世界学术圈里并不是显学，于是一方面中国汉学圈内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自以为做出一些系统来，但一方面我们做的系统与解释，很难与外界沟通。再者，我们有这么多的记录，这么多可以考察的现象，但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进展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如此一来，损失的不是记录本身，而是世界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遗漏了极重要

的一环。我们看看世界通史的书籍，其中并不是不提中国，只是很难把中国与其他各文明连接在一起，作个明确的比较。所以我许下心愿，开始朝这方面做些研究工作。由于我做的是古代史的研究，因此从古代文明的比较着手，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延伸到现在，拿我自己所学的经验、所思考的问题，把古代与现代联系在一起，来看看有没有长久以来可留下的影响。虽然我的研究是古代，但还是要看今天和古代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此中势必冒了一个大险，因为从古代到现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历史，是我不太熟悉的，有些地方很可能会说出外行话，或是忽略了应当注意的史实与现象。每一年回来，我常常参加一些讨论会，与国内的同仁切磋，像毛（汉光）先生、杜（正胜）先生、张（元）先生等都参加过讨论会，对我都有过帮助；我自己也主持过两届讨论会。这些机会使我反省自己思考的经过，也提供我学习的经验，使得我在古今中间一大段不太熟悉的地方，可以经过朋友的讨论与指点，学得多一点，可以将当中应该联系而忽略的地方找出来，而满足我自己的兴趣。这次的研讨会，我是拿它当作再一次的学习，而且再一次把我近来思考的结果，比较系统化地说给自己听，也说给朋友听，再检查一下说得通不通。这等于是一种尝试，也等于是英文里所谓“think aloud”，大声地想，不是默默地想。大声想的时候，若是想的东西不对，传到耳朵里面马上知道不对，说不下去了，所以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think aloud”。

在我做比较研究或比较观察的时候，目的并不在寻找

一个通则或通例，而这往往是有些做比较研究的人常常犯的毛病，他们以为先讲定理，人类有若干一定要去的方向，而由比较研究中可以提出一些共同的道理。我所做的是反过来。从比较里寻找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地方回溯它演变的经过，看看是哪些条件促使这些不同地方的发生，这是在比较中寻找“异”，而不寻找“同”。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我可以说跟大陆上史学界同仁的方法是相反的，因此我也没有特别的定律或法则，在我脑子里驾驭所有的资料。我只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地找它们的特点，从比较中看出它们的差别。我想，凡是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大串特定的时间，而不是一大串共通的现象，我们要将这特定的时间给予好的解释、清楚的叙述，这就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所以我还是在做历史范围里该做的事，而不想跳到另一条路上去找通则或通例。

第一段所要讲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发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么？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动物，人类跟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把人群组织在一起，有意识地去做特定的工作。这跟大马猴不一样，大马猴也是成群结队的，但它们不是有意识地结合成群。从春秋时代中国人就知道，人不能跟老虎比，也不能跟飞鸟比，但人有自己的智慧，用意识来结合人群，用群体的力量来克服环境的困扰。所以我先讨论哪些特定环境会造成哪些困难？哪些特定地区的人用什么方法来组织他们特定的人群？而这个组织方法是许多可能选择里的一种，选择了以后，就定了方向。譬如我

们到清华大学的小吃部，走到那一个柜台之前，就有许多选择，到达以后选择就局限了。所以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作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了。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消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不但一个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这种延续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续。延续本身是一种制约，制约使得文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拥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个文化没有受到这种制约，或是制约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一个文化产生自己的特色。这特色会经常修改，不会永远不变，虽然一次只是修改一点点，时间一长，修改就多了。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因为它本身要延续的，所以就和别的文化不一样。这跟个人是一样的，俗话说，“三岁看到老”，因为三岁时所获得的处理经验和方法，可能就一直留到老。人群的结合大概有几种可能，最主要的是生理性的，譬如一夫一妻再加几个小孩，这是最自然的单位（虽然在 20 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这种单位产生了困难，譬如现在美国有很多夫妇没有小孩，甚至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也可以结婚，这些都离开了生理的条件）。人类大多数的经验里面都是以生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亲缘性的或血缘性的团体。另一方面人跟人的结合情况，是地缘性的结合，大家经常住在一起就变成小小的社群。

这两种小群，地缘性的和亲缘性的小群，是人类结合的最基本方式。但两种小群都会成长，基本单位的小群会成长为大一点的村落，或是成长到许多村落结合在一起的更大单位。族也会从家庭成长到更大一点的单位。大概说来，面对面的交往而生效的约两三百人，超过两三百人的更大的群体就需要其他东西联系，依赖符号，自觉地认同自己是群体里的一名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本身是创造符号的东西，而它本身也是符号，等到人群要倚重符号的时候，就表示他们不能单单靠面对面的交流了；换句话说，团体大到要用符号来联系时，就表示生活的需求已不是依靠直接接触的了，而这种更大的需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出现在我们破坏生态的时候。如果我们眼睛一闭就可以随手抓只兔子，就不必和别人合作，或是我们摘水果就可以维持生活，也不需要和别人合作。可是人类破坏生态的速度极快，生态一破坏，就是必须要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生产食物的阶段，即是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初级的群体扩张为更大的群体，而由此，生产需要组织化，人群需要组织化，消费需要组织化，分配需要组织化。人类所面对的是不太有利的生态环境，于是让我们创造另一种环境，人为的因素超过了自然的因素。而由人类摆进去的人为因素，其影响力比天然的影响力还要大，日子愈过愈复杂，人为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愈大。于是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传承性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来愈大，延续性愈强的时候分歧性愈大，而每个文化特质的出

现以及走向某一个已定方向的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增强，直到另一个阶段，人类必须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回头由分歧走到融合交流。

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开始不是新石器时代，而是在“政团”出现的时候。我用“政团”一词，为什么不用“国家”这个名词？“国家”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特别意义，它在西方历史发展出来而获得的意义，与非西方的“国家”意义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们拿西方意义的“国家”和我们自己意义的“国家”交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混淆，因此我避开这个字眼，当然稍后我还是会用“国家”这个名称，但请记住，我用的时候，是超越任何文化传统的说法。我用“政团”是表示政治化的团体、政治化的组织、有政治意识地以集体力量来组织团体，这个集体力量超越个人力量之上，而这个团体在集体的约定、集体的力量共同约束之下，就可称之为 state。我从政团出现的阶段来考虑这个问题。

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寻找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组织方式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难题。在这个时候文明 (civilization) 产生。在我的定义中，文明的产生和政团产生的步伐是一致的，因为文化的复杂性跟社群内部的分歧、分化与生活需求有极密切的关系，文明起源的时候就是政团出现的时候。

现在我拿几个主要的古代文明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过程。第一个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位于底格里斯 (Tigris) 河和幼发拉底 (Euphrates) 河之间，为什么我们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这个字呢？这个字是水中央，

这两条河上游发源很近，中间下面稍为远一点，更下游又接近以至合成一个三角洲(delta)，中间这块就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区是面积并不很大的冲积平原，由从札格洛斯(Zagros)和安那托利亚(Anatolia)两个山系冲积下来的泥沙和沙漠里刮过来的沙合在一起而造成。当然我们谈两河文明的范围时不该只谈美索不达米亚，旁边的山地即地中海末段的山地也该包括进去，不过文明出现，形成城邦，是在两河流域，所以还是以这里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腹地。腹地数百里内没有丘陵、没有石头，往下挖也挖不出石头，要石头就得上山，到安那托利亚或是到伊朗的札格洛斯，或是到黎巴嫩去找石灰石。美索不达米亚的下游是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也是沼泽地，河流缓慢得找不出河道，长满了“阿拉伯苇草”，可是河中与沼泽地带，水产还相当丰富。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不容易，热风常常吹袭，山上冲下来的雨水并不稳定，旁边山坡上本来居住环境相当好，可以种植麦子，但是日久地瘠了，就只好移到河域来。各位过去念到过“肥沃月湾”，其实月湾一点都不肥沃，荒凉不堪，连造房子的材料都没有，除了泥沙还是泥沙，两河流域的人们要在这个情况下，突破新石器时代的天然环境，另外创造一个环境。这地方最初出现的村落遗址并不很大，可是慢慢的村落与村落之间发生联盟，因为有许多工作要大家一起做，做石器的石头，需要从远处取得，长途获取原料是很重要的工作。先是取硬石头，后来则是为获取铜、锡、木材而做长程的贸易。他们发现一个两个村落应付不来，只有